

以前，我是董沙英的大队辅导员。后来，我们成了同行。现在，翻开《吹散杨花点点》书稿，欣喜地发现，我的学生没有变。历经四十余年岁月磨砺，眼前分明仍是那个颇具个性和才华、不畏艰难、奋发向上的少先队中队长。我的心头不由一热：我得到了自己将近五十年教育生涯的一份回报。那是一段平淡朴素的犹如“原生态”般的教育，却在近半个世纪之后，通过樊点点，启发我们重温和体验个中的哲理和成功，并深思。

—— 当年老师 汪耀鸿

温馨、忧伤，都是珍贵财富，伴随终生。有幸先睹沙英同学的童年记事，儿时所受的启蒙教育历历在目，对比今日社会和教育之急功近利，颇多感慨。

世间，人人都有自己的童年记忆，无论辛酸、甜蜜、自如。董沙英的这本著作，以少几时期同学们的音容笑貌，真实地展现了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公平而朴实的教育方式。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。感谢沙英同学以“点”带面，为我们保留了童年时代的集体记忆，让我们得以有根可寻……

—— 儿时同桌 吴 敏

离开课堂很久了，却被更久之前的点点的那个学生时代深深吸引。点点的小学生涯，没有电脑，没有太多高科技的诱惑，但日子、特别是同学情谊，却纯粹得让我们这代人人心向往之。点点不善于与人多做交流，但每每发表的意见，总让大家乐于接受；点点不好炫耀，但内秀的她总有一鸣惊人的表现。点点不把大爱小爱挂在嘴边，但内心深处，她却是那个最孝敬父母、尊师重道的孩子。在诸事越来越追求功利目的的今天，点点的超然物外，让我赞赏不已；点点的能干谦逊，更让我感慨那个我们不熟悉的纯真岁月。

如果，你也怀念那段纯真岁月，那么，《吹散杨花点点》一定能让你在阅读之后，像我一样，重新回味起青葱岁月的简单与快乐，并向往上世纪中期时光的单纯与美好。

—— 八0后 徐雪蓉

ISBN 978-7-5321-3926-2



9 787532 139262 >

定价：29.00元

“一朵人”赶考

点点独自一人走上高高的雨走廊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新奇、向往、快乐……全部和哥哥一起留在了冷冰冰硬邦邦的石头台阶的那边。她很不情愿地走了几步，停下来，回头朝哥哥看去。

天气很好，碧蓝的天空下，飘洒着轻盈的小白朵儿，雪片一样。那是杨花，从粗粗壮壮的杨树上飞扬开去，洁白，柔软，像一把把小雨伞，伞面却羽绒般的柔软纤细。花儿一样，却在飞。点点一直喜欢这朴素而会飞的花儿，常会小心翼翼捕捉一两朵放在手心里，轻轻吹一口气，久久地注视着它们娇嗔地变幻着模样。可是这会儿，点点全无兴致。她的目光穿过飞飞扬扬的杨花，远远看到哥哥正朝着自己笑，握着拳头做了个“加油”的手势。

点点微微叹了口气。谁也帮不了，这段路只能自己走。哥哥被值勤的老师挡在雨走廊的下面，说让考生一个人进去，这是规矩。哥哥只得对点点说：“你自己进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

点点有些伤感。刚才，妈妈送他们到校门口，就先走了，赶着去上班，现在哥哥又不能和自己在一起。点点拉着哥哥的手不愿松开。

哥哥轻声轻气地哄道：“你马上是小学生了。小学生要听老

不好了。哥哥就是啰嗦，老喜欢说这说那的。点点回答说知道了，心里却巴不得丢了才好呢。

点点不喜欢上学，一直不喜欢。她读了三年幼儿园，可是还是不喜欢幼儿园里早晨进、晚上出、按作息表吃饭睡觉学习的有规律的生活。她喜欢跟着妈妈逛街，喜欢一个人在家里静静地看书或玩。家里有许多玩具，还有小黑板、粉笔，点点爱怎么玩就是怎么玩，玩够了就写字画画，那也像玩一样快活。同龄人中只有少数人进幼儿园，所以点点不爱去，爸爸妈妈也不强求，好在点点文静，也比较乖，一个人待在家里不会出什么事。

直到有一天，老师对妈妈说：“点点已经大班了，老这样，以后读书怎么办。”

妈妈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，硬性规定点点以后没事必须得去幼儿园。不过，跟妈妈逛街、家里来客人之类也算是事，所以，点点始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断断续续地读完幼儿园。

点点知道，她不可能一直在幼儿园，所以，她没有把手中的报名单弄丢，也没弄脏，乖乖地拿着，一直到一位老师和蔼地向她要了去。老师验证了报名单，很快还给点点，指了一个方向，让点点去那边的一个教室。

点点站在教学楼的门口，最后往哥哥的方向看去，她已经看不清哥哥的模样和手势，但知道哥哥还在那里，在看着自己。

当她转身走进教学楼的室内走廊时，开始不安，真正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。走廊里很暗，阳光只从几扇开着的教室门里洒落一些到走廊里。教室里还时不时传出轻轻的说话声，时隐时现，

感觉很神秘。点点听哥哥说过，学校是帝国主义造的，地下室里曾经挖出来过许多巧克力、枪支弹药之类的，都是为潜伏特务准备的。点点猜想着墙那边有些什么人，正在发生着什么事。她知道这种联想很荒唐，但她按捺不住已经剧烈跳动起来的心。一直到走进亮堂堂的教室，坐在笑眯眯看着自己的老师面前，心还在“怦怦”地跳。

点点呆呆地站在老师面前。老师指着一个位置叫点点坐下，点点就坐下了，和老师隔着一张桌子，低着头玩手里的报名表，不停地用手指卷着纸边。点点的腿能安静，坐定在一个地方可以好半天，但手却总是停不下来，老是东碰碰西摸摸地做着什么。老师让点点把报名表给他，不知说了几遍，点点才猛然听到，慌里慌张地把报名表递过去，这时纸张已经是皱巴拉几的了，老师不得不把纸掬平放在桌上，按着卷起的角，看上面的信息。

后来，点点回想起来，自己就像个没教养的孩子。她应该首先对老师问好，老师叫她坐下她应该说谢谢，然后才坐下。这些点点全懂，幼儿园里她就是这么做的。可是她慌乱极了，只顾了心跳，把什么都忘记了。

老师倒并没觉得点点在这方面有什么特殊，她举止还算得体，表现得和其他人没甚不同，只是感觉她思想极其不集中。

老师看着报名表，问了点点的姓名、爸爸妈妈的姓名、家庭地址等等。点点回答得很轻，老师听不清，起先还再问一遍，后来就不再重复询问了。

人的贵族子女才能进这所学校。

点点想起妈妈说过，只有比别人都出色，才能进中汇小学。又迅速想起哥哥刚才对他说的“你和一群人在一起”。她的脑子在一两秒内转了这么几圈之后，就说：“一群人。”

回答了以后，马上想起幼儿园老师教的，回答问题要完整，于是又补充：“教室里面有一群人。”

两位老师对视一眼，怕没听清，反问一句：“一朵人？”

点点正陶醉在自己很富创意的回答中，肯定地点点头。

老师不明白“朵”是什么意思，说：“你再数一数。”

那还有数吗？点点早就做好了算术。但她很听话，老师让数，她就真再数了一遍，数完后，简简单单地回答：“九。”

“九什么？”

点点不知该怎么回答。

年纪大一些的男老师耐心地启发：“教室里多少人？”

点点于是又说了一遍：“一群人。”

老师们仍然听成“一朵人”。点点口齿不太清楚，幼儿园里老师说她太娇，而爸爸妈妈则认为这是“奶刁”，长大了自然而然就会好的。他们没太多文化，不知道长大以后能够自然改正的缺点，必须在长大之前花大力气痛苦矫正，否则，很可能长大以后就再没机会了。

男老师在报名表上记了些什么，女老师和蔼地问：“小朋友，你家有几朵人呢？”

点点糊涂了，人不是杨花，怎么称“朵”呢。但她想这大概是

两位老师又对视一眼，有点惊异的样子，问：“你知道这是菱形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老师问其他问题了：“一加一等于几？”

“二。”

“一加二等于几？”

“三。”

“三加三？”

“六。”

老师越问越快，点点也越答越流畅。回答了“六”之后，马上又说：“六加六等于十二。”

这时，她已经不再害怕了。她还知道十二加十二，但老师没问，所以她也没说。

女老师说：“那你再说说，现在教室里有几个人？”

不用再数，刚才已经数过了。点点脱口而出：“九个人。”

女老师问：“不是一朵人？”

点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一群人和九个人的区别，就没吭声。

男老师则笑嘻嘻地问：“九加九等于多少？”

“十八。”

“十八加十八呢？”

点点一下子回答不上来了。她拼命想象着脑子里有一大堆手指头，可是她一下子数不过来。这题目太难，得费许多时间。老师不给时间了，一边在报名单上涂涂画画，一边说：“可以了，你

好在点点没让大家失望，入学通知书终于来了。这段时间，妈妈，哥哥，有时候还有爸爸，一直在对点点说这说那，希望她顺顺当当走进学校，当个好学生。点点却开始不安。本来，她对自己长大了，能当学生了，充满了自豪和向往，可是爸爸妈妈和哥哥说得越多，她越不踏实，不知道学校究竟是什么样子，不知道纪律是什么东西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会在学校里当坏学生，不知道老师喜不喜欢自己……

总之，点点在忐忑不安中迎来了九月一日。哥哥说这是点点生命中特殊的一天，可点点并不这么认为，像平时一样，慢吞吞向学校走去，一路还在想着那几个鸭蛋。

早饭之后，点点看着妈妈把葱放进书包，要求道：“放个鸭蛋吧。”

她注意到碗柜里的鸭蛋已经有好几天了，个头很大，太具诱惑力了。每顿饭吃完，总会想马上再接着吃一个两个蛋，她相信完全能绰绰有余地放进肚子里去。

妈妈说：“那不行。第一天读书就吃鸭蛋，那还了得。”

可是，那几棵葱算什么呀，又不能充饥。妈妈怎么一点也不了解自己。

一想到这，点点很沮丧，觉得读书一点不好玩。

她走上雨走廊，没有马上进教室，站在高高的石阶上，看着大操场。那里有许多孩子，在宽宽荡荡、没有什么植物和建筑的偌大一片空地上，孩子们显得很渺小，小得像一个一个土坷垃。阳光很灿烂，为他们镀上一层金色的边，土坷垃就变成一颗颗硕大的金

赵慎莉不在意。她旁边的一个女孩——后来点点知道,她也是同班同学,叫沈兰玉——认真地回答说:“今天吃过早饭了。”

点点没听懂,什么叫“今天吃过早饭了”,平时他们不吃早饭的吗?点点不知道,许多人家,不做事的小孩一天只能吃两顿饭。

赵慎莉和其他小伙伴蹦蹦跳跳走远了。

点点看着他们的背影,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。他们大概不知道,以后要准时上学,一分钟也不能迟到,一堂有四十分钟,坐着不能动,每个星期只能休息一天……。最主要的,课间没有豆浆或者点心吃。他们该哭才对。他们没读过幼儿园,哭了也不会有人怪他们。其他班级已经有人在哭了。

点点不能哭,读过幼儿园的人还哭?多难为情。她强压下伤感,转身慢吞吞朝教室走。

还没有上课,教室里三三两两有一些学生,有的呆呆地坐着,不知所措的样子,连眼睛往哪看都不知道,有的低头看书或折着纸玩。点点一眼就认出看书的男孩就是刚才在操场冷冷地说“吃饱了”的那个人。他的腿真快,变化也快,一眨眼就安安静静坐在教室里了。点点还认出他正在看《小朋友》。点点有些高兴,这里有一个和她一样爱看《小朋友》的小朋友。

还有一些学生正在讲台边,围着易老师,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。

易老师高高大大,背微微有点驼,大概一直俯身对着小孩子的缘故。她正在整理簇新的书和本子,准备上课后发给学生们。

点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站起来，指着自己的鼻子，问：“我？”

易老师点点头。

点点高兴地走到讲台前，根据易老师的指示，拿着一个放着同学们姓名图章的匣子，跟在易老师后面去了办公室。

办公室很大。办公桌两个一组面对面放着，把办公室隔成九曲桥一般。每张桌子都堆满书和本子，还有其他的文具，堆在一起几乎比点点人都高。点点一步不敢拉下，紧张地跟着易老师，走到最里面。易老师把手中的作业本放在桌上，对点点说：“这是我的办公桌。”

点点一下子快乐了起来，她知道了易老师的办公室，还知道了她的办公桌，她甚至迅速地发现，易老师用的铅笔和自己是一样的，都是深蓝色的中华牌铅笔。

易老师把一个硬封面的笔记本交到点点的手中，让她带回到教室里放在讲台上，并且告诉她：“这是备课本。”

老师还“背课文”？点点觉得新奇极了，更觉得易老师对自己很信任。

易老师对她说：“上课要认真，老师教的一定要学会，不懂就问。”

点点重重地点了一下头，高兴地走了。

饥 饿

易老师说：“同学们……”

刚开了个头，就被一个声音打断了。“我饿”。有人大声叫着。

这个声音立即提醒了点点，饿！这些天，点点一直感觉空落落的，原来是饥饿。以前在幼儿园时，上午喝豆浆，下午吃点心，如果是休息日，爸爸妈妈或者哥哥则总能变出一小块馒头、一小碗藕粉之类的零食给点点吃。所以，好久以来，点点虽然从来没有正经饱过，但也从来没有这般的饥饿。

教室里很安静，那个声音固执地重又响起：“老师，我饿。”

点点想，糟糕，易老师要发火了。她朝声音看去，一个皮肤黝黑，圆头圆脑的小男孩在说话。他怎么能这样呢。哪怕是在幼儿园里，老师讲课的时候，小朋友也不能随便插话打断老师。

可是易老师和颜悦色地说：“秦柏余，你现在是小学生了。小学生上课时应该怎么样？”

秦柏余读过幼儿园，知道上课应该怎么样，所以，他一边叫，一边固执地举着手，本来就大的眼睛，瞪得溜圆，直愣愣地看着易老师，希望她能注意到自己。幼儿园时，有时他也会感到饿，忍了一会，就有阿姨送热气腾腾的点心进来，虽然只有一小杯豆浆和

两块饼干或半个馒头,但吞下去之后,肚子就好受多了。可是这些天来,他一直忍着,却始终没人送点心,他以为老师忘记了。

易老师冲着秦柏余摇摇头,噙着嘴唇,缩成一个小小的圆,圆的四周因为过于紧凑,挤成一条条皱纹向外发射开去。“真像生煎馒头”。点点这么想,先是觉得有趣,很快就觉得更饿了,甚至听到肚子里“咕噜”叫了一声。她迅速地垂下头去,紧紧地抿住嘴,生怕像秦柏余那样叫出来,“老师,我饿。”

整整一堂,点点一直感到饿,再也没心思听课。

终于下课了,可以回家了。走过讲台时,易老师叫住点点,问:“上课在想什么呢?”

点点没吱声。她想得太多,没法用一两句话回答易老师。

易老师问:“在想幼儿园?”

点点想了想,似乎是想到了幼儿园,便点了点头。

易老师说:“你长大了,不能总想着吃和玩。”

点点其实并不是想着吃。在吃的这方面,她不是个好孩子,幼儿园老师总批评她挑食。点点理不清饿和吃的关系,说:“我没想着吃。”

过了几天,秦柏余不再叫饿。点点知道、点点看见了——他有东西吃。

是山芋干。肥嘟嘟、黄澄澄的山芋干,让点点咽口水的山芋干。

在点点每天上学经过老坟山前,路不宽,平时行人不多,很清

也不嚼,全是整块的,卫生老师说把胃撑破了。”

“那怎么办?”

“还能怎么办?洗胃。就是用肥皂水灌到胃里去。我们放学时,老师说他还在抢救。病得很重,医生都发病危通知了。”

吃山芋干会吃出这种痛苦,点点越听越恐怖。妈妈插进来说:“好了好了,快吃饭。别贪吃,不会有事的。”

可是点点没有胃口吃饭,还是觉得恐怖。眼前晃着那个同学的脸,煞白,像一张白纸,不,不是白纸,是灰纸,脏兮兮的灰纸,一点血色都没有。

点点想,还有比饥饿更可怕的!她决定明天一定要找秦柏余,告诉他这件事。

堆，“咕咕”地叫着，像哀号又像求救。爸爸冒着雨，往鸽棚上盖了一层油毡。可是现在，爸爸还在上班，鸽棚里会不会成水池？鸽妈妈孵鸽宝宝的草垫会不会又被水泡烂了？平时点点不怎么喜欢和鸽子亲近，只有鸽子扑愣着翅膀飞出鸽棚、飞向蓝天的时候，才目送着它们远去。她喜欢鸽子自由飞翔的身影。可是这会儿，她想起这些待在棚里的鸽子，有些心焦，完全忘记了在上课。还有那只病鸽，平时，爸爸把那只病鸽隔离在鸽棚外简陋的廊檐下，怕把病传染给其他鸽子。点点有些可怜这只鸽子，可是爸爸说没事的，鸽子不是娇贵的动物，恶劣的环境反而会使鸽子长得强壮。可是今天，环境太恶劣了，雨点着噼里啪啦地打在窗玻璃上，听着这响亮、沉重的声音，点点担心会把鸽棚外的病鸽子打死。

点点一直忧虑着。一下课，顾不上和来送伞的哥哥说几句话，就催着他回家。一走进弄堂，仰头看鸽棚。还好，鸽棚很安静，上次爸爸铺的油毡还很新，雨水顺着油毡哗啦啦地流下，织成一道道水柱，鸽棚就像藏在水帘洞里一般。点点进到屋里，更高兴了。那只病鸽摇摇摆摆地朝她走来。它很乖，知道在家里不能飞。点点蹲下来，轻轻地抚摸着鸽子，羽毛很干，鸽子没有受苦。它一动不动，接受着点点的安抚，不时轻轻发出“咕咕”声，很满足的样子，像是在撒娇。点点双手捧住鸽子的头，和它面对面地玩了起来。她忘记了自己一向很怕鸽子，不敢靠近。胆小的点点害怕任何暖暖的、软软的活物，之前，她从来没有碰过它们。

玩了一会儿，点点开始做功课。像平时一样，把书包里的书本、铅笔盒等等全部文具往饭桌上一倒。点点的家不大，做功课

只能在饭桌上。自从上学以后,每天放学回到家到晚餐的这段时间里,点点总会和哥哥一起做功课。

这时,点点才发现,她不知道今天的回家作业是什么。

“哥哥,今天我的作业是什么?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的,你就在教室门外,我看见你了。”

“门外的人很多,都在讲话,很闹。”

“你骗人。你知道。”

“真的不知道。门关着,想听也听不见。”

“你知道,你就是知道。”

点点倒也不是无理取闹。在她的眼里,哥哥无所不能。连易老师也说过点点的哥哥是好学生,要点点向哥哥学习。

哥哥依然说“不知道”。平时,哥哥有时也会哄点点“不知道”,但只要点点化一半的力气,哥哥的“不知道”就成了“全知道”。点点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,哭了。

哥哥忙说:“不哭不哭,没关系的,我带你去同学家问问就是了。”

点点赌气地说:“我不去。你去。”

哥哥顺从地答应:“好好,我去。”

这时妈妈回来了,听明白了发生的事,对哥哥说:“你不许去。”

点点撒着娇:“他不去我也不去。”

妈妈说:“随你便,你的事,不愿去就不去,和别人没关系。”

回家的路

原来,回家的路,竟是这般的美丽。

沿着弹格路走到尽头,灰扑扑的墙头,探出一丛绿色的枝叶,绿叶夹裹着几朵红色或白色的小花。这些夹竹桃开得高,平时点点没怎么注意。这会儿见到有花,点点高兴了起来,放慢脚步,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,仔细而专注。

刚才,语文课本上有四幅彩色的画,随着画面的不同,“我”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。这一课的生字和拼音点点都认识,易老师讲课时,点点认真地看着画,想象着无数“我”的回家的路,并对自己兴奋地描绘着。可是易老师没有让大家看图说话,而是布置课外作业,让同学们放学回家时候好好观察,明天语文课上,她会请大家讲讲自己回家的路。

点点有些沮丧,自己回家的路有什么可看、可讲的?比起书上的画,差远了。从幼儿园开始,点点已经走了三年多,闭着眼睛也能讲出来:学校门前的路,铺着大大小小不同形状的石子。路的两旁是不高也不算矮的围墙。围墙斑斑驳驳,有些地方长着毛茸茸的青苔。一边的围墙里,是气象台,另一边围墙里面就是点点的学校,旁边是点点的幼儿园。这条路不通汽车,行人也很少,来来去去大多是和点点一样的学生。一点都没有特别的地方,就

虎头没有恶意。他只是喜欢和点点在一起。他觉得,在学校里点点待自己最好,从来不说自己脏、臭,还常常借东西给自己用。虎头只有一支铅笔,又没有卷笔刀,铅芯写短了,就用牙齿把铅笔上的木头咬去一些,露出铅芯,写出来的字粗粗细细很难看。点点就把自己的卷笔刀借给虎头用。有时铅笔太短,没法用卷笔刀,点点就借铅笔给他用。

第二天早晨,点点走进教室时,一大群人围着虎头,正在听他讲历险记。虎头很少被这么多人关注,很兴奋,不断添油加醋希望自己的演说能让大家满意。秦柏余听了半截,说了声“吹牛”,便走开了。

虎头很委屈地样子,坚持说:“我没吹牛。我真看见了。”

这时正好点点踏进教室。虎头像找到了救兵,大声说:“点点,我们昨天真看到电线杆往下倒了,是不是?”

点点笑笑,说:“电线杆不会倒的。”

虎头问:“不会?我们明明看到的。”

点点说:“我们一直盯着它看,眼睛产生错觉,就好像要倒下似的。”

虎头很奇怪,问点点:“你怎么知道?”

点点说的,正是工人叔叔告诉虎头的,他想向同学炫耀,却被点点波澜不惊地随口说了出来。

点点回答说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上都有。昨天晚上回去,她就缠着哥哥问原因,哥哥翻着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告诉她为什么。

人们松了一口气离去了。爱看《小朋友》而不爱上课的徐明追问点点什么是眼睛错觉,点点把自己还记得的一些说了说。

虎头很失望,电线杆没倒,电线杆不会倒。大家又忘记了他。

易老师没有忘记虎头。语文课上,让虎头第一个发言讲述“回家的路”。虎头很兴奋,说了以为电线杆会倒下的事,从这件事,说到工人叔叔为在电杆搬家,新电杆是水泥的,结实,漂亮,还可以背起比老电线杆多一倍的重量。点点上下学的路上,也注意到了路旁放着一根长长的圆柱子,白白的,很光滑,但是不知道派什么用场。说了电杆,虎头开始说天文台里的菜园,看起来又得说一时半会儿。坐在后面的徐明听得不耐烦了,伏在桌上,拉拉虎头的衣服,小声说:“闲话一多,人变猪猡”。

虎头犹豫了一下,不知所措地看着易老师。易老师朝他微笑地点了下头,鼓励他继续。虎头立即信心大增,滔滔不绝。平时他没有这种机会。他会玩,看到的東西很多,就是没人听他说。他没说小菜园里点点看到的牵牛花、竹篱笆,而是说了一位种菜的伯伯,说他浇水、施肥、收割,甚至还知道他把菜收下后,挑到自由市场上去偷偷卖。

她看了一眼虎头,开始钦佩他,不声不响、其貌不扬的虎头知道的真多,同一条路上,他说的都是点点没见到过的。

易老师表扬了虎头,说他叙述仔细,观察仔细,要大家向他学习。

这一堂课,徐明很认真,也受到了表扬。和虎头不同,他表述